

# 好大一棵树

王剑波

好大一棵树！

这是一棵北方常见的槐树，植根于山西一个叫洪洞的地方。当我冒着酷暑跨越长江、黄河，一路风尘来到这里的时候，她以蔽天的浓荫，给了我一地清凉。是谁又在问：“绕树三匝，何枝可依？”我就像绕树盘旋的鸟儿，一颗心紧紧地依偎在这棵伟岸的大树上。

我在大槐树下驻足，聆听风吹树叶的沙沙声响，仿佛听到远去的历史穿越时空的回声。在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元朝末年，河南、山东淫雨连月、黄河暴溢，转瞬间又干旱连年、蝗虫遮日。抬望眼，赤地千里，稼禾不收，人相食啖，白骨露野。天灾猖獗，人祸酷烈，灾难深重的农民揭竿而起。一时间，从中原大地到江淮流域，鼙鼓连天，号角铮鸣，金戈与铁马相撞，旌旗与寒风纠结。元朝统治者的军队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军，“拔其地，屠其城”；满怀仇恨的起义军以牙还牙、以血还血，曾经的桑田尸横遍野，血流漂杵。在血泊中建立起来的明王朝，还未能让华夏大地从战乱中恢复生机，便又发生了长达四年的“靖难之役”。战争这架杀人机器，在这片土地上反复碾压，中原地区“积骸成丘，居民鲜少”“人力不至，久致荒芜”。明朝统治者不得不发出长叹：“丧乱之后，中原草莽，人民稀少，所谓田野辟，户口增，此正中原之急务。”

而这棵槐树生长的山西，由于“山川形势”的原因，每当分裂或战乱之时，往往成为北部中国的战略要地或政治中心，吸引了大量人口，并为大批流民提供庇护。元末明初的战乱和水旱蝗疫也很少波及山西，相比于中原地区田荒人稀的凄凉，这里风调雨顺、人丁兴盛。由此，从洪武三年到永乐十五

年，明朝政府在洪洞大槐树下组织实施了长50余年、多达18次的大规模移民，以填补战乱灾荒造成的人口不足，垦荒复耕，重启生产。

移民，对统治者也许是安定天下、巩固江山的必要手段，但对黎民百姓却是背井离乡、抛家别院的凄惨悲剧。就在我绕树盘桓的时候，大槐树下正在为游客上演关于移民的情景剧。不，这不是演剧，而是历史的事实。当时的移民并不是举家外迁，而是以男丁为主，规定“四口之家迁一，六口之家迁二，八口之家迁三”。这就意味着无数人将妻离子散、骨肉分离。谁愿意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故土？谁又能够忍受亲人天各一方、相见无期？面对百姓的抵抗，明政府在洪洞四周大量张贴迁民告示：“凡不愿外迁者，必须在三天之内，赶到广济寺旁大槐树下报名登记，愿意外迁的人可以在家等候消息。”人们信以为真，拖家带口、扶老携幼，从太原，从平阳，从山西各州府来到大槐树下，三天时间便集中了几十万人。但谁能料想这是一场骗局！大队官兵将这些百姓包围起来，官员声调威严地宣读圣旨：“凡来大槐树者，一律外迁。”百姓醒悟过来了，大槐树下的哭声惊天动地，但一切为时已晚。从此，洪洞广济寺成了来源于山西各地的移民开拔外迁的集散之处；寺院旁的汉植大槐树下，出现了一幕又一幕挥泪别离的场景。

我在大槐树下仰首，阳光穿过枝叶的缝隙，天空斑驳逃离。当年移民离别这里的时候，也有这样的阳光吗？天空是云白风清，还是乌云压顶？不管那时的天气是晴是阴，人们心中必定是凄风苦雨。折一段槐枝背在身上，捧一抔泥土揣在怀里，一批又一批移民在官兵的押解下，告别亲人，告别故土，踏

上了外迁的路途。一路上，为了防止逃跑，移民的手始终被绑在背后，久而久之，代代相袭，以至他们的后人走路也有了“背手”的习惯。为了便于管理，押解的官兵还用绳子将十几个移民的胳膊连在一起，“连手”组成一队，有人需要便溺就得报告请求“解手”，习惯成了自然，“解手”一词沿用至今。这些传说也许是一种附会，但移民路上的艰辛屈辱可想而知。山水苍苍，前路茫茫，何处是归宿？移民们餐风啃雪、一路跋涉，终于到了新的居住地，但家乡已在千里之外、万里之遥。他们放下行囊，擦去泪水，栽下从大槐树上折来的槐枝。落地生根的槐树成了故乡的象征、祖先的象征，也成了移民情感的寄托。

我在树下徘徊，眼前的这棵大树已经不是当年的汉植古槐。历经千年风雨，古槐老去了，她的第二代第三代也已枝繁叶茂。当年迁往18个省区500多个县域的百万移民，经过600多年的繁衍、转迁和民族融合，后代子孙早已遍布神州大地乃至海外各处。一代代人筚路蓝缕，用热血和汗水建设起新的家园，他乡已是故乡。但无论生活在哪里，他们的根在这里。“问我祖先在何处，山西洪洞大槐树。祖先故居叫什么，大槐树下老鹳窝。”古老的民谣声中，大槐树下走来一队又一队远方的人。无须问来自哪里，也不必问姓甚名谁，他们都是华夏儿女，大槐树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图腾。我站在这里，看见树叶在风中飘拂，就像看见一页页翻动的史书，记载着先祖的苦难与不屈；我站在这里，感受树的根须向大地深处延伸，就像感受一道道血脉，源源不断地滋养着后人。我不再追寻当年的古槐今在何处，她是一棵千年不老的大树，永远矗立在人们心中。

## 大黄鱼记忆

何良京

作料的调味品，从油锅炸好的熏鱼，趁热在调味品中浸泡一下后捞出。这种做法可使熏鱼的滋味更丰富，缺点是熏鱼的保质期会大大缩短。用黄鱼做的熏鱼，外酥里嫩，鲜美无腥味，口感既不像黑鱼做的那样结实，也不像鲤鱼、塘鱼那样外硬内糊，绝对是下酒过泡饭的佳肴。宁波传统菜谱中有一道“三鲜”，肉丸、蛋饺加熏鱼，黄鱼烧制的熏鱼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。

常年生活在物产丰富的江南海滨，宁波人对美味练就了独特的鉴赏力。譬如吃鸡，宁波人总结出鸡的美味部位在“飞、叫、跳”——翅膀、脖子、爪子，皆活肉也。同样，鲳鱼吃鳞，带鱼吃肚皮，甲鱼吃裙边等等，都是宁波人的美食经。鲳鱼鳞片富含优质脂肪，据说以前大户人家做鲳鱼，不像现在酒店那样“简单粗暴”，不去鳞就煮好上桌了，而是先把鳞刮下，再用线串起来，随后悬挂在高锅盖内，下方正对着待煮的鲳鱼，通过高温把鳞片的脂肪“熬”出并滴入碗中；所谓带鱼吃肚皮，应该在于带鱼肚皮上的肉口感滑嫩嫩、油咪咪；甲鱼的

裙边，几乎全是胶原蛋白。至于黄鱼，宁波人认定最好吃的部位是嘴唇。黄鱼唇又称“八卦”，除了上下嘴唇外，还包括嘴唇中间的一个珍珠状组织，此物也是“活肉”，不仅好吃，营养价值也高，当年盛产大黄鱼的舟山有句谚语：黄鱼吃唇，胜过人参。

关于黄鱼的话题，本人还有两个极深的记忆。一是上文说过的“如生厂”，不时出售一种“下脚料”——去掉了鱼肉的鱼头带骨架，仅卖3分钱一斤，无论咸菜放汤，还是红烧，根本不用放什么调味品，味道就一个字：鲜！尤其那黄鱼头，乃是货真价实的脑黄金。还有一个就是黄鱼胶。现在大家都知道这黄鱼胶营养价值高，是珍贵的滋补品。一条2000元钱的野生大黄鱼，鱼胶差不多占了1000元，以至有些酒店一度根据含胶和不含胶，将野生黄鱼定为两种价格。有意思的是，如今被人们视作珍品的黄鱼胶，当年被广泛用于木作胶水。黄鱼胶用容器炖烂溶化成糨糊状，木匠师傅打家具时把它们涂抹在榫卯间，起固定作用。拿黄鱼胶做纯天然黏合剂，现在看来不啻是暴殄天物。

## 明州之水

赵淑萍

水 从四明山的峰峦深处来  
从它山堰 桃源  
经南塘河 西塘河  
迤邐而来  
它喷薄湍急 又深婉幽曲  
为了一睹明州城那轮明月  
它 成了人间的月湖

水 鼓楼刻漏中的水  
年轻的王安石登上城楼  
他心怀大江大海  
他除尽钱潮的莠草  
高声吟诵他的《新刻漏铭》  
他用最细小的水滴  
颁布一种新的秩序  
他的心早已穿透浮云 飞向远方  
在西亭的春风中  
他无数次描绘改革的蓝图

水，文脉汇集的水  
钱公辅 一位风雅的郡守  
他筑起偃月长堤  
将一泓碧水温柔地环抱  
心中的爱意 化作莲花朵朵  
他筑起众乐亭  
众名士怀想着一湖的风月

才思的机杼 织出绮丽的诗篇  
镌刻在明州的碑林

水 变化无常的水  
江南雨季的水  
打湿了吴潜的衣裳  
他胸中树起一块碑  
三江六塘河 以此为则  
碑 落在平桥街口  
是浙东风雨雨顺 四海升平  
水则碑 凝聚着一位官员拳拳的爱民之心

水 运河之水  
穿过大西坝 鄞西诸桥——那桥 座座高峻伟岸  
抵达三江口  
这里千帆竞发 帆樯如云  
绵延的海丝之路  
通向世界的各个方向

风从海上来  
一座通江达海的城市  
一座繁华富庶的城市  
回眸间 千年云霞 曙色正好

小时候听妈妈为我唱儿歌，我自然是不太会在意的。后来大了一些，在书上也能读到一些儿歌，在电影里也看到有妈妈为孩子唱儿歌，但却再听不到妈妈那纯粹用宁波话唱的儿歌，这才觉得妈妈的儿歌分外珍贵，直到现在，还依稀记得几首。

下面这首是妈妈唱给怀抱里的妹妹听的，妹妹当然听不懂，我却记住了：“阿囡哎，依要啥人抱？我要阿娘抱，阿娘腰骨佷勿倒；阿囡哎，依要啥人抱？我要阿爷抱，阿爷胡须将捋困晏觉；阿囡哎，依要啥人抱？我要阿姆抱，阿姆搭囡囡做袄袄；阿囡哎，依要啥人抱？我要阿爹抱，阿爹出门赚元宝；阿囡哎，依要啥人抱？我要阿姊抱，阿姊头发没梳好；阿囡哎，依要啥人抱？我要阿哥抱，阿哥看牛割青草；阿拉阿囡阮人抱，摇篮里头去困觉。”当时我想，明明妹妹有妈妈抱着，而且妈妈没空抱时，也常有我姐姐哥哥抱，为什么说不人抱呢？现在想想，明白了，原来这是反话呢。我们宁波人对宝宝特别喜欢讲反话，明明说他“好看”，却偏说他“难看”；明明要给他吃东西，却偏说“不给你吃”。于是，明明人们对宝宝还喜欢不过来，却故意说，阿囡哎，你看，谁都不肯抱你呢，你自己去困觉吧！咱阿囡没人要抱了！这份对宝贝的喜爱之情，不是呼之欲出了吗？

妈妈唱给有点懂事了了我的童谣，似乎就讲点知识了。比如这一首——“正月嗑瓜子，二月放鸽子，三月上坟坐轿子，四月种田下秧子，五月白塘糍粽子，六月朝南扇扇子，七月老三掇银子，八月月饼嵌馅子，九月吊红夹柿子，十月沙泥炒栗子，十一月落雪子，十二月冻煞叫花子。”妈妈念着，我听着；听不懂了，就问一句：“什么叫‘下秧子’呀？”妈妈就解释道：“‘下秧子’就是种田人把谷子下到田

## 妈妈口中的童谣

张仿治

里，让它长出秧苗来。”我当然是半懂不懂的，但是，毕竟在心里留下了一点影子。等到这首歌谣差不多会背了，一年十二个月的特点，也有点知道了。

夏夜乘凉时，妈妈用扇子拍着我们的身体，看着萤火虫飞来飞去，就合着扇子的节拍念起歌谣来：“火萤头，夜夜来，陈家门口搭灯台。灯台破，墙门过，三千铜钿上宁波。宁波行里坐一坐，看见花生大落落，咬开一包壳，看见李子红通通，咬开一包虫。看见青果两头尖，还是买荸荠；荸荠扁窄窄，还是买甘蔗；甘蔗节打节，还是买广橘；广橘青盎盎，还是买金朋（石榴）；金朋像牙齿，还是买桃子；桃子半边红，还是买点红（柿子）；点红大舌头，还是买梨头；梨头一根柄，还是买大饼；大饼三层生，还是买花生。”“三千铜钿就是三千元，那时，我们乡下人上宁波城去是一种奢侈，一般人家是舍不得花钱上宁波的，更不肯花钱去买果子吃，于是，就把孩子的和自己的奢望放到儿歌里了。而且，或许是“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”吧，就把各种果子都说得很不好。当然，念童谣和听童谣的人，可没想那么多，只是这样念的念，听的听，温温馨馨地过了一夏又一夏。

各样的童谣有很多，比如“大哥抱上轿，小哥领上轿，抬到乌竹笆塘好人家。走进地板房，迈出石明堂，花花帐子拖叠床，龙风帐钩吊两旁，绣花枕头配成双，新花被头煨新郎，煨出一个小才郎。”“荷花荷花几时开？正月开，正月茶花迎春开。荷花荷

花几时开？二月开，二月兰花盆里开。荷花荷花几时开？三月开，三月桃花遍山开。荷花荷花几时开？四月开，四月蔷薇团团开。荷花荷花几时开？五月开，五月石榴满树开。荷花荷花几时开？六月开，六月荷花朵朵开。”“摇呀摇，摇到外婆桥，外婆来该纺棉花，舅舅枇杷树上拗朵花，舅舅戴仔翘得翘得走人家，走了三日三夜勿转家，还要哇啦哇啦话人家。”

有一段童话味的歌谣最有趣：“老爷爷告告状。依告啥个状？我告老鼠偷黄糖。老鼠呢？老鼠被猫呌走嚙。猫呢？猫爬到树上嚙。树呢？树被解匠解倒嚙。解匠呢？解匠被老虎背去嚙。老虎呢？老虎躲进山洞嚙。山洞呢？山洞被大水漫上嚙。大水呢？大水被太阳晒燥嚙。太阳呢？太阳被云遮住嚙。云呢？云被风吹散嚙。风呢？风停嚙。”一般把老鼠看作是坏东西，“老鼠过街，人人喊打”，可是，在这里，我们却看到它是非常可爱的小精灵，于是，它偷了黄糖，也显得可爱，以至于老爷让告状的人告出一个“没结果”来——你看，这被告都没找处了，你让老爷我有什么办法？我曾把这段歌谣念给我的外孙听，他一会儿就把它背出来了，笑嘻嘻地去念给同伴听。

不过，我年轻时有点嫌这些童谣土气，觉得人家幼儿园里老师教的儿歌才好听呢。可是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再念起来，我倒觉得非常动听了。为什么？我想，就是因为它是十足的乡音吧，若不是宁波人，你还念不好呢！



童年

孙继宁 摄

## 少年学骑

久久

上世纪80年代，乡村里的有车一族主要是指那些骑自行车的，两个轮子的摩托车少之又少，更不要说四个轮子的小汽车了。

自行车的牌子、款式就那么几种：永久、海狮、凤凰；28寸男式，粗大笨重；26寸女式，略微轻盈秀气。车价不便宜，起码得几十元或者上百元，能顶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收入，故而不是家家户户都买得起自行车。我们家里，大姐第一个学会骑车，不过当时她已参加工作并且嫁人了。进驻我家的第一辆自行车，是大姐夫买新车后淘汰下来的旧车，车况有七八成新，是一辆28寸的“永久牌”。

那时学车骑车算得上一种时髦风潮，年轻人对此尤为热衷，倒不是因为骑车代表了某种身份地位，而是它满足了一种对速度和激情的追求。我在10岁左右，小学三四年级时，加入了学车行列。

一起学车的还有三姐和几个堂兄妹。偏僻的小山村，学车场地简陋，只有一小段平整的泥路和一小圈平整的泥道地，但不妨

碍我们的欢呼雀跃。那时候我们个矮腿短，扶稳那个用纯钢铁铸成框架的“二八”大杠都显得吃力，但还是急匆匆迎而上去了。没有教练，全凭胆量，两手握紧车把，左脚踩住左踏板，右脚穿过三角杠勾住右踏板，一上一下用力踩，车子就歪歪扭扭地往前滚动了。自然，一开始得由大人或小伙伴把住后座维持车身平衡，不然就会“人仰马翻”。

我自小文弱，动作协调性差，眼看周围的小伙伴接二连三学成出师，可以独立上路了，我仍停留在颤颤巍巍的阶段。那段日子，我憋足劲，一有时间就推出车子反复练习。有一回，天下着中雨，我戴上斗笠，在道路上来回摸索骑行，雨水糊住眼睛，打湿衣衫，也不顾不管。这一幕恰巧被走来亲戚的姑父看见，我听他在跟别人说：“这孩子会有出息的。”虽不明其中真意，但幼小的心灵也注入了一股暖意和力量。

当我能够稳当骑行后，开始探索骑车的更多可能性：下坡、过坎、滑行。随着技术和个头的增长，慢慢地，我的两脚能够踏

满全圈，能够跨上三角横杠，直至最后一屁股坐上车座，双腿使劲拉伸勉强踏住踏板，半实半虚地达成一个成熟骑手的标准姿势。骑车穿行在乡间道路，掠过行人、掠过村子、掠过田野，乘着风，身体像长上了翅膀……这份新鲜快乐，现在想来仍有些恍惚。

上小学五六年级时，我需要去七八里路外的乡中心小学念书，中学时代，就读的学校离家更远，有二三十里路，因为会骑车，上下学便可以独立完成，省却了一笔乘车费用。

我骑车比较沉稳，不喜欢耍花样，但即便如此，仍发生过几次“车祸”。尤为难忘的一次是，回家经过村子一段不算陡的下坡路，记不清是刹车失灵还是一时走神，在坡底转弯处撞上了一位老爷爷。老人倒地，搓着小腿和膝盖直叫疼，膝盖处还渗出了血。我顿时不知所措，老爷爷倒是没难为我，只说了句“我认得你爸爸”，便放我走人。我内心极其恐惧，一直不敢告诉父母自己闯了祸，直到有一回母亲去村里串门遇到老人妻子，交谈中无意获知此事，母亲过意不去，拎了几十个自家鸡生的蛋上门去看望老爷爷，总算有了个交代。

如今，外出基本开车，偶尔也“绿色出行”，使用一下公共自行车，家里，居然连一辆自行车都没有了。